



宠物行为训练师： 探索人与狗的关系

记者 王心怡

A 扔掉铁饭碗

31岁以前，赵民在沈阳的一家航空研究所工作，端着的是编制内的铁饭碗。东北文化里，一个编制就能收获别人艳羡的目光，多少人挤破脑袋想要进去。

而赵民想的却是，怎么出来。

这一点上，他颇有些我们常说的东北人的“气性”。旁人觉得，这人一定是“疯”了，可赵民有自己的思考，一方面，与妻子长时间异地而居的苦闷，让他急切地想和妻子生活在一起；另一方面，他坦言自己只能把研究所的工作当一种赚钱的工具，本不是干科研的料子，却披了一张科研的皮，这让他提不起丝毫热情。

不想过一眼看得到头的生活，他开始寻找自己能做什么。

对宠物训练产生兴趣，是在赵民看了一本名为《狗狗这样教，主人好轻松》的书后，里面关于宠物训练的定义和方法“完全颠覆了以往的认知”。

写书的作者是中国台湾动物行为学专家戴更基，还办了“亚洲宠物训练师培训营”。7000美金的学费对当时没多少积蓄的赵民来说是一笔“天文数字”，自己还没达到那种可以纯粹到为了兴趣而“一掷千金”的地步。

有句话怎么说的，如果你错过一样东西后还惦记着它，说明你是真的喜欢它，赵民就是这样，惦念了训练营足足一年。

次年，训练营如期而来，在妻子的支持下，他还是下定决心报了名。后面发生的事情也顺其自然了，他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，辞去了研究所的工作，开始专职干起了“宠物训练师”的行当。

现在回过头来看，他说自己其实是不太清楚这样的“戛然而止”和“重新开始”究竟是好还是坏。以前，时间一到，手机“叮咚”响一声，他不用去看就知道银行卡里打进了工资；现在，客源不稳定，收入不固定，他开始去担心能不能养活自己的问题。

“不过，我始终记得，训练营的时候，戴更基老师说的一句话，不要害怕犯错。我觉得人生也是一样，大不了错了再翻篇来过，至少当我在向狗主人传达狗狗行为学的时候，内心是富足的。”

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赵民的表情是忐忑和释然的。有点矛盾，却又不难理解。

B 他眼中的狗狗训练

辗转过北京、上海几个城市后，赵民选择在宁波落下脚，起因是宁波的一个朋友想和他一起做宠物训练相关的创业。

这本是一片蓝海。《2017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》显示，截至今年，全国宠物猫狗数量达到8746万只，市场规模达到1340亿元，这个数字在未来3年还将增加40%，而宁波宠物协会2017年底的数据统计，全市大概有90家宠物医院，500家宠物店，这两年，宁波宠物店增量达到近490%。

可以说，赵民遇到了最好的时候。

创业圈里有一句话是“风口来了，猪也能飞起来”，风来了是没错，但团队创业过程中，价值观和理念的不统一，猪即使是飞起来了也会重重砸在地上。

两人的分歧在于，朋友把创业当成了一项事业，而赵民更想在挣钱和宠物行为学的研究上找到一个平衡点。一个是“事业型”创业者，另一个是“学习型”创业者，这就好比是武侠世界里的招式和内功，总有个先后来后到。

赵民退出来做了个人训练师，因为他并不赞同对狗狗做“正处罚”，也就是打狗狗、扯狗链这种给狗狗不好的刺激让它减少某种行为的训练，而当前普遍被采用的训练方式恰恰是“正处罚”。

赵民采取的方式是，忽略狗狗做的不对的事情，只通过奖励来强化它做的对的事情。

从最基础的层面来说，狗狗训练是让狗狗清楚地明白我们人类想让它做什么，以及怎么做，但其实训练远远不止于此。

在他看来，训练并不只是简单的服从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教育和沟通。主人和狗狗之间的关系就像妈妈和小孩子的关系一样，主人有义务和责任来培养和教育自己的狗狗，让狗狗有一个好的性情，行为良好，能够适应人类社会。这是社会赋予每一位狗主人的职责和任务。

赵民认为，训练狗狗的同时也在训练我们人类。

因此，他也一直在思索着人狗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，或者说什么样才是最好的。这里，撇不开“尊重、理解、信任”三个基本要素，赵民说：“我们应该尊重狗狗是一个与我们平等的、独立的生命个体，站在狗狗的角度来看待训练这件事情，并尊重它的意愿。其次，我们应该理解狗狗的需求，尤其是正常的行为表达，使训练与它的需求吻合。最后我们还要信任狗狗，相信它能够做到，能够成为我们想要的样子。”

某种意义上，这样想又这样做的他，是个不随大流的逆行者。做个假设，当我们所有人从小都被父母打到大，突然我们中间出了一个小朋友，从来没有被打过，还天天吃糖果，我们会不会把这个小朋友当成一种“奇怪的存在”？其实，两种方式都无法去评判对错好坏，也都能训练狗狗成为我们想要的样子，不同点在于“狗本位”还是“人本位”。

对于想要了解的职业，赵民选择了“环卫工人”，一个城市中最寻常也最不普通的职业。